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歷 史 · 史 料 學

人 民 出 版 社



期 限 表

借 期	還 期	借 期	還 期

Б. Д. Греков
ИСТОРИЯ

Л. В. Черепнин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науч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譯自 [蘇聯大百科全書] 第二版第十九卷
[蘇聯大百科全書] 國家科學出版局出版

歷 史

[蘇]格列科夫著

史 科 學

[蘇]捷列普寧著

郭從周譯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1725·787×1092 1/32·1十印張·25,000字

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價: 1,200元

歷 史

歷史（在希臘文爲 *istoria*，是關於已知之事及經過研究之事的敘述），首先，在廣義上說來，是一切發展的過程。歷史一詞在這一意義上，無例外地適用於自然生活和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一切現象。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道：「我們只知道一種唯一的科學，便是歷史科學。從兩方面來觀察歷史時，可以分爲自然史和人類史。然而這兩方面是密切聯系的；只要人類存在，自然史與人類史就是彼此互爲條件的。」（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識形態」，參看郭沫若譯本，羣益出版社版，第四十九頁）歷史主義是以辯證法態度研究自然與社會的基本原則之一，它要求聯系具體的歷史條件，在現象的發生和發展中來研究一切的現象。其次，歷史是一個把人類社會發展當作雖然十分複雜，十分矛盾，但終究是有規律的統一過程來研究的科學（參看列寧：「卡爾·馬克思」，載「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二十五頁）。恩格斯寫道：「近代唯物論……把歷史看作人類發展的過程，而以它的運動法則的發現，作爲自己的任務。」（恩格斯：「反杜林論」，三聯書店一九五四年版，第十五頁）歷史學（歷史科學）本身發展的研究，是歷史編纂學的任務。

歷史學是一種最重要的社會科學。歷史這門科學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基礎，是把辯證唯物主義原理運用到社會生活研究上的歷史唯物主義。把唯物主義運用到社會現象方面，是科

學共產主義奠基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偉大的功績之一。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是科學上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破天荒第一次發現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法則。

正如列寧所指示：「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序言中，把運用於人類社會和人類社會史的唯物主義基本原理，作了……一個完備的說明。」（列寧：「卡爾·馬克思」，載「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二十四頁）列寧接着敘述了馬克思這種發現的重要性，他寫道：「發現唯物史觀，或更正確點說，徹底發揮唯物主義，把唯物主義運用到社會現象上去，就消滅了先前一切歷史理論底兩個主要缺點。第一，先前一切歷史理論，至多不過考察了人們歷史活動底思想動機，却没有考究這些動機究竟是由什麼所引起，沒有捉摸到社會關係體系發展中的客觀規律性，沒有認定物質生產發展程度是這種關係底根源；第二，先前的理論恰巧沒有包括到人民羣衆底行動，只有歷史唯物主義才第一次使我們能用自然歷史精確眼光考察羣衆生活底社會條件，以及這些條件底變更。馬克思以前的『社會學』和歷史學，至多不過蒐集了一些片斷的生硬事實，描寫了歷史過程底個別方面。馬克思主義指出了對各種社會經濟形態產生，發展和衰落過程進行完備周密研究的途徑，因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趨向底總和，將其歸因為可以確切判明的社會各階級生活和生產條件，排斥了人們選擇單個『主導』思想或解釋這個思想時所持的主觀態度和武斷態度，揭示了一切思想和各種趨向歸因於物質生產力狀況的根源。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人們即大衆底動機究竟由什麼決定，各種矛盾思想或趨向間的衝突究竟由什麼引起，人類社會中所有這些衝突底總和究竟怎樣，構成人們全部歷史行動基礎的客觀物質生活生產條件究竟

怎樣，這些條件底發展法則又是怎樣，——馬克思對於這一切都曾加以注意，並指出了用科學態度研究歷史，即將歷史當作一個雖然十分複雜，十分矛盾，但終究是有規律的統一過程來研究的途徑。」（列寧：「卡爾·馬克思」，載「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中文版，第二十五頁）隨着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歷史學才破天荒地變為真正的科學。因此，幾千年來歷史知識發展的過程，分為兩個原則上彼此互不相同的時期：馬克思主義以前時期即歷史學還沒有成為真正科學的時期和隨着馬克思主義產生而奠定了基礎的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的時期。

歷史知識積累的根源和歷史思想的發生，應溯及遠古時代。文字的出現，對於積累歷史知識起了巨大作用。遠古著名的歷史著作，是古代東方各國的各種文獻——石上銘文（其中最古的銘文是古代埃及的「帕列爾牟石刻」，紀元前第四千紀末到第三千紀初），埃及、蘇美爾、阿卡德、巴比倫、亞述、波斯的大事概述和大事年表，喜太特的編年史和烏拉爾圖的銘文（紀元前第一千紀）。古代中國的歷史知識較其他古代東方各國獲得更大的發展，在紀元前六——三世紀古代中國就有了最初的一些歷史著作。敘述從遠古時代到紀元前二世紀的中國史的第一部歷史著作，是古代最偉大思想家之一司馬遷（紀元前一四五——八六年）所著名為「史記」的書。古代希臘最古的歷史著作，是散文史傳家（紀元前六——五世紀）的作品，歐洲多少世紀被稱為「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紀元前五世紀）的著作以及修昔底德和克塞諾芬的著作。企圖編纂世界史的是波利比優斯。普魯塔克以卓越歷史人物傳記的形式，敘述了希臘和羅馬歷史的主要史實。古代羅馬的歷史著作，是以編年史的形式出現的。最著名的古代羅馬歷史學家，是李維、達西土斯、阿庇安努斯。阿爾明尼亞和格魯吉亞最古的歷

史著作屬於紀元初數世紀。

俄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是第十世紀的事。古代羅斯最偉大的歷史著作，是「編年史記」，這本書貫穿了爲俄國國土統一而鬥爭的愛國主義思想。許多編年史是十一至十七世紀古代俄國歷史思想最重要的作品。

許多世紀中（奴隸制度及封建制度時代和資本主義制度確立時期）積累了大量的實際歷史材料，各國和各民族的歷史家寫了很多歷史著作。但是所有這些著作（也包括當時進步社會階層代表的著作在內）的特點，是對社會發展過程採取了唯心主義的觀點。這些著作的作者把歷史過程的整個進程和社會生活中的個別事件看成是「上帝（或神）的意志」、「天命」、某種「神的世界精神」或絕對「理念」，而最好也不過看成是人類理性自由創造（人們的社會、政治、倫理的理論和觀點）的結果。在流傳到今天的古代及中世紀歷史家和編年史家的作品中，真正事件的材料往往和宗教神話傳說、史詩體的故事以及作者本身的幻想相混合。教會的宗教的思想體系，對中世紀歷史著作有強烈的影響。

甚至在資本主義關係形成和確立的時期，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雖然在反對封建教會的社會歷史觀點的鬥爭中起了某種進步作用，可是它仍然完全站在唯心主義的非科學的立場上。十七——十八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作家，一面反對關於社會生活的神學觀點，同時又提出另外一種唯心主義的說明歷史的原則——唯理論的原則（福祿特爾、盧梭、馬部利等）。

顯然，甚至那些以唯物主義觀點（雖然是形而上學的）對待自然現象的資產階級哲學家和歷史學家（英國的培根、霍布士，法國的狄德羅、賀爾巴哈和黑爾維修），在歷史的領域中仍

然是些唯心主義者。西方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的出色代表者（基佐、武里、明尼埃）及俄國貴族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的出色代表者（卡藍琴、格拉諾夫斯基、索洛維耶夫、克留切夫斯基、卡勒耶夫、盧齊茨基、科瓦列夫斯基），也不能够科學地說明社會歷史的發展進程。西歐空想社會主義者（巴倍夫、聖西門、傅立葉）也是這樣。

在以一些階級剝削其他階級為基礎的社會中，統治階級力圖以歷史知識來為自己謀利益。歷史學家的活動，為擁護奴隸主、封建主和資本家階級政治利益的思想所支配，在客觀上，甚至往往在主觀上不是去揭露歷史發展的真正法則，而是捏造這些法則，他們妄圖藉助這種捏造的辦法，來「論證」社會中階級壓迫的永久性和不變性。因此，在古代的、中世紀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的著作中，歷史的真實情況受到別有用心的歪曲。馬克思以前歷史思想的特點，是抹煞人民羣衆的歷史，漠視經濟發展的現象，反動地崇拜歷史人物，竭力把帝王將相提到最重要的地位而作為歷史發展的基礎。因此，縱然大大擴充了過去歷史的知識，利用了新的、以前不知的史料（包括考古學材料在內），縱然企圖建立新的歷史觀念，在馬克思以前的科學中，都不能揭露客觀的歷史發展法則。例如，十七——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前半期（資產階級在社會發展中還起着進步作用時期）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已經遠比他們的前輩多知道了人類的真正歷史，並且更完全地闡明了歷史過程的若干方面，主要地闡明了為奪取政權而鬥爭的新興資產階級所反對的封建社會時代的若干方面。但是這些歷史家，也正如封建教會陣營歷史家一樣，只要能够有助於他們進行反對正在成長的工人階級、反對人民大眾的鬥爭，就不惜肆無忌憚地捏造過去的歷史。

十九世紀前半期法國歷史學家（基佐、忒里、明尼埃）所建立的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理論，是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發展中的頂點。在資產階級社會內階級矛盾十分尖銳的條件下，這些歷史學家已經不能不承認歷史上的階級差別和階級鬥爭。但是，他們由於力圖從歷史上來給資產階級制度「提出根據」並使之「合法化」，所以把階級關係只是看成財產關係，忽視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的剝削，否認資產階級國家的剝削性質，歪曲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發生與發展的真正歷史。

在馬克思主義以前時期俄國歷史編纂學發展過程中，也積累了頗多實際材料，這些材料在歷史學家的著述中受到非科學的和唯心主義的解釋。例如，索洛維耶夫的著作在十九世紀俄國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中，曾佔最顯著的地位，他把大量的歷史資料予以科學地應用，並在其二十九卷「遠古以來俄國史」（寫至十八世紀七十年代）中，企圖把俄國史看成一個統一的過程。但是索洛維耶夫世界觀的唯心主義，他妄想從歷史上替十八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俄國自由主義陣營的政治傾向辯護的企圖，結果使他做出了反科學的判斷，認為俄國專制制度具有超階級的性質，而對人民反對剝削者壓迫的發動竟加以譴責。

同時，俄國發展了先進的、進步的歷史思想。還在十八世紀時，偉大的俄國學者羅蒙諾索夫就嚴厲地批評了「諾爾曼主義者」關於古代俄羅斯國家起源的反科學的臆想。十八世紀末，俄國誕生了革命的歷史思想，俄國第一個主張共和制度的革命家拉吉雪夫的著作中，就以革命的立場來評價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十九世紀頭二十五年貴族革命家——十二月黨人繼續發展了俄國革命的歷史思想。

十九世紀偉大的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柏林斯基、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布羅留波夫的歷史觀點，是馬克思以前一切歷史編纂學的極高峯，他們力圖把辯證法應用於認識社會生活，力圖揭示社會歷史發展的原因。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卓越功績，在於他們認定人民羣衆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他們已經近於正確理解階級鬥爭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對資本主義制度提出尖銳的批評，並且認為只有在革命的政治大變革以後，才可以使人民羣衆的生活得到根本的改善。他們對社會歷史的觀點，是朝着用唯物主義方法理解社會生活的方向發展的。但是，由於農奴制俄國社會經濟關係的落後，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只接近了歷史唯物主義，而不能克服社會發展觀中的唯心主義。據列寧說，在他們關於社會發展問題的言論中，只有一些歷史唯物主義的萌芽。

馬克思列寧主義奠基者的學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關於人類社會發展基本問題的觀點，他們對這種發展的最重要規律的揭示，建立了作為科學的歷史學發展的科學基礎。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說，科學法則反映着自然界或社會中的客觀過程。「馬克思主義把科學法則——無論是指自然科學法則或政治經濟學法則都是一樣——了解為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的反映。人們能發現這些法則，認識它們，研究它們，在自己的行動中估計到它們，利用它們來為社會謀福利，但是人們不能改變或廢除這些法則，尤其不能制定或創造新的科學法則。」（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頁）社會發展法則可以認識，正如自然界發展法則可以認識一樣，因而有客觀真理的意義。社會發展法則雖然也和自然發展法則一樣，是客觀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而發生作用

的，但是社會發展法則却有許多和自然發展法則不同之處。例如，大多數社會經濟發展法則不是長久不變的，而只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發生作用的。在經濟領域內，發現和應用那些觸犯社會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法則，却要遇到這些力量極強烈的反抗。因此，必須要有能够克服這種反抗的社會力量。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說，機械地應用自然法則（如生物學法則）於社會生活方面（如資產階級偽科學家——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馬爾薩斯派等等所爲者），就是反科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教導說，除開整個人類歷史中發生作用的法則外，還有一些特殊的法則，只是一個或幾個社會形態所有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性，對於歷史科學有巨大的意義。

人類社會複雜萬端的歷史，只有從唯物主義的原則出發，才能得到科學的說明。唯物主義的原則認定，社會的物質生活，社會的存在，是第一性的，而社會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派生的；社會的物質生活，是客觀的不以人們意志爲轉移的現實，而社會的精神生活，是這種客觀現實的反映，存在的反映。

在社會物質生活體系中，決定社會制度性質，決定社會由這一制度發展爲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是社會能够存在和發展所必需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社會物質生活的其他條件——地理環境和人口增加——也對社會發展發生影響，加速或延緩發展，但是，它們不能成爲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發展、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是歷史過程的基礎。生產方式上的變化，必然引起整個社會制度的變化。社會的生產方式怎樣，社會本身在基本上也就會怎樣，社會思想和理論、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也就會怎樣。生產方式的變化和

發展，永遠是隨着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首先是隨着生產工具的變化和發展開始的。生產力是生產的最活動的和最革命的因素；它們是生產發展的決定因素，因為人們在社會中生產關係、經濟關係的變化，是依生產力狀況的變化為轉移的。馬克思指示道，生產關係的總和「就組成爲社會底經濟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物所藉以樹立起來，而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其相適應的那個現實基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參看郭沫若譯本，羣益出版社版，序言第三頁）。

生產關係對社會發展起着巨大的作用。和生產力的新的狀況不適合的舊生產關係，成爲生產力發展的障礙。「恰恰相反，新生產關係是這樣一種主要的和有決定性的力量，它真正決定生產力進一步的而且是強大的發展，沒有這種新的生產關係，生產力就注定要萎靡下去，如像現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情形一樣。」（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五十五頁）先進階級利用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法則，來消滅阻礙生產發展的舊的生產關係，而代之以保證生產進一步發展，從而也就是保證社會歷史進一步發展的新生產關係。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科學全面地研究社會基礎時，尤其注意並闡述社會思想、理論、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對社會歷史的積極作用。「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但這決不是說上層建築只是反映基礎，只是消極的，中立的，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對制度的性質漠不關心的。相反地，上層建築一出現後，就要成爲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幫助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採取一切辦法幫助新制度來摧毀和消滅舊基礎與舊階級。」（斯大林：「馬

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頁）

在基礎與上層建築現象相互作用中考察這些現象，能够就歷史事件的相互關聯和因果制約性來正確地估價歷史事件的具體過程。

馬克思列寧主義着重指出人民羣衆對歷史發展過程的決定作用時教導說，生產物質資料的人們創造歷史，沒有物質資料社會便不能存在和發展。這一點就決定了人民羣衆在歷史上的真正作用。

「……社會發展史首先便是生產發展史，數千百年來新陳代謝的生產方式發展史，生產力和人們生產關係發展史。

由此可見，社會發展史同時也就是物質資料生產者本身底歷史，即身爲生產過程中基本力量並實現着社會生存所必需物質資料生產的那些勞動羣衆底歷史。

由此可見，歷史科學要想成爲真正的科學，便不能再把社會發展史歸結爲帝王將相底行動，歸結爲國家『侵略者』和『征服者』底行動，而是首先應當研究物質資料生產者底歷史，勞動羣衆底歷史，各國人民底歷史。

由此可見，研究社會歷史規律的關鍵，並不是要到人們底頭腦中，到社會底觀點和思想中去探求，而是要到社會在每個一定歷史時期所採取的生產方式中，即要到社會底經濟中去探求。

由此可見，歷史科學底首要任務是要研究和揭示生產底規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展底規律，社會經濟發展底規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

資產階級歷史家把人民羣衆看成是卓越的人物即「英雄」所領導的「羣氓」。反動地崇拜歷史人物，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徹底敵對的，這種崇拜以唯心主義觀點誇大個人作用，認定個人具有超自然的特徵，盲目崇拜個人，忽視羣衆、階級、政黨的作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揭發了這些民粹派的和社會革命黨人的理論，並且證明，人民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把卓越人物在歷史上的活動凸出地提到第一位，建立個人的崇拜，歷史現象的人格化，把複雜萬端的歷史過程歸結於個人的活動，都是貶低和抹煞人民羣衆在歷史上的真正作用和社會先進階級的作用。要培養蘇聯勞動羣衆對建設共產主義事業具有創造性的精神，就需要肅清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學說作庸俗的曲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評價歷史人物活動的出發點，是這一或那一活動家屬於哪個社會階級，他反映着哪些社會集團的利益，他的活動對於人民羣衆優美的、先進的期望和社會發展的進步傾向符合到何種程度，或者相反，對於剝削者階級的反動意圖符合到何種程度。英雄、卓越人物對於社會生活所以能起重大的作用，只是因為他們善於正確地了解如何把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改善，因為他們正確地代表着先進力量的、先進階級的利益和需要，因為羣衆擁護他們。不是英雄創造歷史，而是人民推動歷史並創造英雄。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科學和千方百計抹煞階級矛盾與階級鬥爭對社會發展作用的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相反，把階級鬥爭看成剝削者社會的基本特徵。正如馬克思所指示，從原始公社土地所有制瓦解時起，「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底歷史，即社會發展各階段上被剝削階

級與剝削階級，被支配階級與統治階級間鬥爭底歷史」（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五頁）。徹底的、深刻的、科學的了解階級和階級鬥爭對歷史的作用的實質，在於：「（一）階級的存在只是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關聯；（二）階級鬥爭的結果必然是無產階級專政；（三）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只是消滅一切階級和走向無階級的社會的一個過渡」（馬克思：「給魏迪邁耶爾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一九四九年俄文版，第二卷，第四三三頁）。

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出了革命的大變革在歷史上的重大意義。從舊生產關係過渡到新生產關係，通常是經過用革命方式推翻舊生產關係和建立新生產關係的途徑進行的。新生產力成熟後，現存生產關係及其代表者——統治階級，就變成一種「不可克服的」障礙物，只有通過新與階級的自覺的活動，通過這些階級的強力行動，即通過革命，才能把這種障礙物排除。因此，爲要進行革命，單單客觀上形成的革命局勢還是不夠的；爲要進行革命，革命的階級應具備羣衆性的、足夠強大的革命行動的力量來推翻舊的制度，因爲舊制度甚至在其危機的時代，也永遠不會「自願地」脫離歷史舞台。

發現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確定人民羣衆和階級鬥爭在社會歷史中的真正作用，深刻研究資本主義發展的具體特點和規律，使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有可能武裝全世界無產階級以明白了解其世界歷史意義的使命，了解他們是能够領導爲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人剝削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革命鬥爭並使之完全勝利的唯一階級。在斯大林所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揭示了蘇維埃社會的歷史向前發展的規律和逐

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

歷史這門科學是和其他社會科學——政治經濟學、哲學、法學、考古學、人種學、語言學、文藝學、藝術學等等密切聯系的。同時，歷史學又和其他社會科學有特殊的不同之處。歷史這門科學的特點，在於它研究整個社會的發展過程、社會生活現象的總和，並就各種現象的相互關聯和相互制約來研究社會生活的各方面。研究作為統一的整體的歷史過程，並不排除各個歷史學家集中注意這一過程的某些方面，也不排除各個歷史學家研究有關經濟基礎或政治上層建築方面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歷史事件和現象；但是無論如何，他們應當以總的歷史過程為基礎來研究這些事件和現象，而他們部分研究的結果，應當對於整個社會或歷史過程發展中某一時期、某一階段的理解加以充實。歷史學從社會生活各種現象的一切具體性、多樣性中來研究這些現象，根據歷史材料恢復個別歷史事件和過程的代表性特徵，同時指出在這些事件和過程中所有共同的、主要的東西，揭露特定社會經濟形態或這些形態發展中某些時期在民族或部族生活特定的具體條件下所具有的規律性。由此可見，歷史科學的對象，是不同時代和不同國家社會生活現象的總和。如果不真正深刻地、全面地研究個別國家人民的、各民族的和各部族的歷史，就不可能理解作為世界歷史過程的歷史。因此，研究各國人民的歷史及其民族發展的一切特點，同時研究各國人民間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聯系，是歷史科學頭等重要的任務。

確定事實、積累實際材料，對於歷史科學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因為正是事實——具體歷史現象和事件——才成為歷史家進行科學概括、確定各國人民歷史上局部的和一般的規律的

基礎。實際材料的可靠性，是對每一歷史研究工作提出的必要要求之一。歷史學的輔助科目——史料學以及古文獻學、古文字學、年代學、錢幣學等，就是探討歷史資料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式的。

列寧在揭穿資產階級學者虛偽地選擇事實時寫道：「在社會現象的領域中，再沒有比抽取個別事實、玩弄實例更爲通行和更爲沒有根據的方法了。選擇一般的實例，並不費什麼事，但是這並沒有什麼意義，或者有的純粹是否定的意義，因爲一切問題在於個別場合的歷史具體環境。事實，如果就它們的全體、就它們的聯系舉出來，不僅是『頑強的』事物，而且也是絕對可以證明的事物。事實，如果在全體之外，聯系之外舉出來，如果它們是片斷的和派生的，就僅僅是玩物或者是什麼更壞的東西。」（列寧：「統計學與社會學」，載「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三卷，第二六六頁）爲要建立研究社會現象的真正基礎，「必須不僅是舉出個別的事實，並且是舉出有關被研究的事實問題的一切總和，而絕無一種例外」（同上書，同頁）。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把社會歷史看成是一個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推移過程。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世界史的分期破天荒地提供了嚴密的科學基礎，規定了歷史上的五種生產關係的基本典型，從而也規定了其性質取決於支配的生產方式的五種社會經濟形態，即是原始公社制度、奴隸制度、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最後共產主義制度（共產主義制度的第一個階段是社會主義）。歷史科學的最重要任務，是指出新社會關係的成長、新與舊的鬥爭、生長的與衰朽的鬥爭、進步的與反動的鬥爭。並且，確定某些現象（例如，政治運動、起義、戰

爭及其他許多現象）的歷史意義，要求歷史研究家用某一國家以及全世界歷史過程的總的進程的觀點來觀察現象或事件的實質。因此，歷史上的每一社會制度和每一社會運動，不應當像資產階級歷史家用「永恆正義」或其他某種成見的觀點來評價，而應當用這個制度和這個社會運動所由產生並與其相聯結的那些條件的觀點來評價。

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說，一切都依條件、地點和時間為轉移，如果對待社會現象不採取歷史的態度，歷史科學便不能存在和發展，因為只有這種態度，才能使歷史科學不致變成一篇偶然現象的糊塗賬，不致變成一連串荒謬絕倫的錯誤。

馬克思主義歷史家應當按照社會在過去和現在真正的情形來指出社會的發展過程。例如，反馬克思主義的所謂波克羅夫斯基「學派」的特徵，便是把可以並且應當對待現代的那些標準，無批判地硬搬到過去歷史時代的現象上。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要求歷史家堅決剷除波克羅夫斯基「學派」反馬克思主義的、庸俗的觀點，於一九三八年指示，波克羅夫斯基「學派」「歪曲地解釋歷史事實，從今日的觀點而不是從歷史事件所由進行的那個環境的種種條件的觀點出發，違反歷史唯物主義地解說歷史事實，因而也就歪曲了真正的歷史」（「黨關於報刊的決議案彙編」，一九四一年俄文版，第一七三——一七四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要求以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為基礎具體地研究歷史現象。把現成公式機械地應用於複雜萬端的社會歷史發展現象，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背道而馳的。妄想把馬克思主義描繪成可以立即用來對任何問題做出答案的某種「萬能鑰匙」的企圖，馬克思曾憤怒地予以反對。社會歷史發展客觀法則的發現，並不終止更進一步地研究歷史，恰好相反，這種發現為歷史